

凡人心迹

蒲扇轻摇

王吴军

蒲扇是夏日清爽的呼吸。

我家那柄青黄色的蒲扇总是悬在门后，像一枚褪色的月亮，被岁月浸得无比温润。扇骨是竹蔑削成的，细密地排成放射状的脉络，覆盖着薄薄的蒲叶，边缘用白棉线细细地滚了一圈。母亲总是在晚饭后取下它，手腕轻轻地一翻，蝉鸣声便碎成了粼粼的波光。

那时，家里没有空调的轰鸣，夏夜是大自然展开的生灵活现的宽阔怀抱。竹床搬到庭院里，葡萄架下漏下几点星光，母亲握着蒲扇坐在床沿上，扇底的风裹着艾草香，一阵凉，一阵暖。扇面在她的手里起伏着，像蝴蝶栖息在掌心翕动着翅膀，又像是荷叶被晚风推着轻轻地打转。我常常盯着蒲扇边缘那一圈泛黄的棉线，看它被月水洗得发亮，仿佛能捻出一缕银丝一般。母亲手里的蒲扇摇啊摇，连我小小的影子都被扇成了游动的鱼。

蒲扇是会说话的，闷雷滚过天边时，

它急促地拍打着蚊虫；我发烧说胡话时，它化作云絮拂过我滚烫的额头；父亲为我讲《西游记》讲到火焰山那回的时候，它又变成了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惹得竹床“吱呀”地笑。最妙的是暴雨前的黄昏，蜻蜓低飞，母亲把蒲扇斜斜地抵在肩头，扇柄垂下的杏色流苏扫过她的蓝布衫，扫得满院子的风都起了涟漪。

邻家奶奶的蒲扇镶着靛蓝色的布边，扇面上用朱砂画了并蒂莲。她总是说，蒲叶要选端午节后采的，那时蒲叶的纤维最为柔韧。村里的女子们聚在井台边纳凉时，一柄柄蒲扇此起彼伏地扇动着，像池塘里挨挨挤挤的圆荷。扇底漏出的私语也带着清凉意，她们在说谁家的新媳妇绣的鸳鸯就像活了一样，说镇东头的老裁缝藏的湘绸够做十八层嫁衣的了。蝉声在树梢织成了密网，却网不住蒲扇掀起的细碎光阴。

父亲从县城带回的折扇总是让我失望，洒金宣纸上画着工笔花鸟画，开

合间总是锵然作响，然而却是冷冰冰的，少了一份温馨的气息。折扇哪里比得上蒲扇的体温？蒲扇浸过三伏天的汗，染过端午节的雄黄酒，甚至沾着我偷吃桑葚留下的紫痕。在一个午后，我发现母亲在用米浆修补蒲扇扇柄上的裂口，她那专注的神情像是在给婴孩包扎伤口一样。原来，万物皆有灵，经年的蒲扇懂得记住掌心里的每一点温度。

七月流火，蒲扇的边缘开始蜷曲，母亲把它浸在井水里，捞起时青翠如初，水珠顺着蒲扇的叶脉滚落，恍若重生一般。那时，小小的我喜欢学着母亲的样子摇动蒲扇，然而，我却总是把风搅成了漩涡。母亲怜爱地笑着，把我的小拳头包进了她的掌心，两个人的温度透过蒲扇上的竹蔑在传递。现在，回忆这些温馨的往事，我忽然懂得了，所谓的传承，原来就凝注在这样细小的生活细节里。

蒲扇不说话，却懂得人间所有的秘

密，它记得奶奶临终前的最后一下轻摇，摇散了满屋药的苦味儿；它记得姐姐出嫁时，藏在嫁妆箱底的那柄蒲扇；记得我离家求学的那晚，母亲去送我，她站在月台上拿着蒲扇一直摇啊摇，直到火车变成了一粒萤火。后来，我在博物馆里见过象牙扇、孔雀翎扇、缙丝团扇，它们躺在玻璃柜里，像标本一样，而我怀念的永远是那柄会呼吸的蒲扇，摇落了星子，摇醒了流萤，把盛夏摇成了一首循环往复的童谣。

如今，夏夜已经被空调填满了，我却一直在抽屉深处藏着一柄蒲扇。某个闷热的午夜，我忽然惊醒，依稀听见了记忆深处摇动蒲扇的声音在沙沙作响。

蒲扇轻轻一摇，岁月的风穿堂而过，母亲年轻时的剪影落在白墙上，葡萄架下浮动着槐花的甜。原来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散，就像做蒲扇用的蒲叶，纵使已经枯黄，脉络里依然流淌着动人而清爽的月光。



陪伴 听松 摄

岁月留痕

夏日的冰镇时光

吴 昆

有关夏日的记忆有很多，其中最为怀念的，便是夏日的冰镇时光，让心里凉丝丝、美滋滋。

午后的阳光把柏油路晒得发软，街边的老冰棍车成了孩子们的宝藏。卖冰棍的大爷总戴着顶褪色草帽，竹椅旁放着铝制保温杯，杯口飘着淡淡的茉莉花茶香。白棉被裹着的木箱子掀开瞬间，白雾裹挟着奶香扑面而来。五毛钱一支的绿豆冰棍，咬开酥脆的糖壳，沙沙的绿豆冰在齿间化开，连带着暑气都消散在甜丝丝的凉意里。

井水湃过的西瓜是另一种清凉。外婆家后院的老井，总在盛夏展现它的神奇。木桶坠入井中，捞上来时桶壁凝着细密的水珠，西瓜浸在清冽的井水里，像浮在云端的月亮。我们踮着脚趴在井沿，看西瓜随着水波轻轻摇晃，仿佛能听见果肉里的暑气被一点点抽离。咬下一口，汁水清甜，带着井水特有的甘冽，唇齿间满是夏日的味道。可惜后来，我连一口老井都很难见到了，更别提井水中的西瓜了。

巷子里的冰粉摊在暮色中亮起暖黄的灯。瓷碗里晶

莹的冰粉颤巍巍的，浇上红糖水，撒上花生碎、山楂片和白芝麻，再添一勺醪糟，一碗下肚，从舌尖到胃里都熨帖得舒服。老板娘的竹扇摇出细碎的风，与食客们的谈笑声混在一起，在夏夜的空气里发酵。那些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的花草，也在这样的凉风中慢慢舒展。我还见证了那位老板娘成为老婆婆的过程，她老了，我也再吃不到那个滋味的冰粉了。

如今的夏天，冰柜里塞满了花样繁多的冰淇淋，商场的冷气开得十足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直到在朋友家吃到她亲手做的杨梅冰饮，玻璃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指缝滑落，酸甜的味道在口腔中迸发，才恍然惊觉，原来最动人的冰镇时光，从来不是冰凉本身，而是藏在这些简单事物背后的情感温度。

就像童年时与伙伴分食半块西瓜，汁水顺着嘴角流到脖颈也顾不上擦；像外婆站在井边，叮嘱我们别掉下去的叮嘱；像冰粉摊前，陌生人因一碗冰粉而展开的家常对话。这些被冰镇过的时光，带着温度，带着怀念，成为夏日里最珍贵的记忆。

父爱是一味药

聂顺荣

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梅雨季，老屋的墙角又漫起青苔。我蹲在灶台前生火，火苗舔舐着潮湿的柴火，噼啪声里突然涌出满眶热泪——原来有些药，早在时光深处熬煮成了永恒。

儿时的我像株孱弱的秧苗，三天两头闹病。记得八岁那年的深秋，我发着高烧瘫在床上，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往下落。父亲披着蓑衣冲进雨幕，回来时斗笠边缘淌着水，裤腿沾满泥浆，怀里却牢牢护着几株新鲜的艾草。他蹲在灶台边，用布裹裂口的手将艾草塞进药罐，专注的眼睛盯着火苗，喃喃道：“快些熬，快些好。”药汁熬成深褐色，苦涩的气味弥漫整个堂屋。我皱着眉头不肯喝，父亲就从口袋里摸出块硬糖，“喝一口，舔一下糖。”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药碗见底。那碗凝着艾草苦味与糖块甜意的汤药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治愈。

上高中时，我去七十里外的县

城读书。第一次月考失利，我躲在宿舍被窝里偷偷哭泣。周末回家，父亲正在后院劈柴，斧头落下，木屑纷飞。他仿佛察觉了我的心事，将斧头重重一放，指着地上的木柴说：“你看这树，被砍了还能再长；人啊，一时摔跟头怕啥。”他从井里打了桶凉水，让我洗脸清醒清醒。井水浸透指尖，寒意顺着血管蔓延，却也浇醒了我混沌的脑袋。父亲没说什么安慰的话，可那番质朴的道理，就像一剂良药，治愈了我挫败的心灵，让我重新鼓起勇气面对学习的挑战。

高中住校的第三个月，深夜的月光透过宿舍窗户洒进来，思念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蜷缩在被窝里无声哭泣，想家，想父亲。没想到第二天清晨，我竟在宿舍楼下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他的布鞋沾满泥土，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桶，里面是母亲炖的鸡汤。“喝了，补补。”他只说了这几个字，却让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。父亲就那样站在原地，

看着我喝完汤，粗糙的手掌替我擦去脸上的泪痕，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都被治愈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求职路上四处碰壁。回到家时，整个人失魂落魄。父亲坐在门槛上编竹筐，竹篾在他手中翻飞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“坐过来。”他头也不抬地说。我挨着他坐下，他粗糙的手掌抚过我的头发，“当年咱家盖新房，地基打了三次才稳当。路要一步步走，急不得。”说完，他起身去厨房端来一碗米酒，酒液在碗中轻轻摇晃，倒映着昏黄的灯光。我抿了一口，辛辣的滋味顺着喉咙滑下，却暖了五脏六腑。那碗米酒，那些话语，是治愈我迷茫与焦虑的良药，让我重拾信心，再次踏上征程。

父亲不识字，却最懂如何医治生活的伤。农忙时节，他在田间劳作，骄阳把皮肤晒得黝黑，汗水浸透衣衫，却从不喊累，只为给我挣够学费；寒冬腊月，他早早起床，在院子里生起炭火，把我

的棉袄烤得暖融融的，自己却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衣；我生病时，他彻夜守在床边，不时用手背试探我的体温，眼中满是担忧与心疼。他用最朴素的行动，为我驱散生活的阴霾，治愈生命中的伤痛。

如今，父亲已长眠于后山的松柏下。清明扫墓时，我带着他生前最爱的旱烟，点燃后看着烟雾袅袅升起，仿佛又看见他坐在老井台边，抽着烟袋，望着远方。山风掠过坟头的青草，恍惚间，又听见他说：“别愁眉苦脸的，没啥过不去的坎。”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父爱是一味药，没有精美的包装，没有华丽的宣传，却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。它治愈了我成长路上的病痛，抚平了我心灵的创伤，给予我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这味药，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液里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不会失效，它会一直陪伴着我，温暖我的余生。

生活感悟

谈闲适

熊聆邑

人的一生，大半在忙中度过。晨起为衣食奔波，暮归为琐事劳形，要问什么是“闲”？怕要先问如何得闲。

闲不是无事可做，而是有事可做却不慌不忙。比如春日午后，阳光斜斜爬过窗棂，案头茶烟袅袅，手捧一卷旧书，不必正襟危坐，不必咬文嚼字，翻到哪页读哪页，读到妙处便搁下，看檐角燕儿衔泥来去，听邻院小儿奔跑嬉戏。这时候，忙是别人的，闲是自己的，像一尾鱼滑入浅溪，自在得连鳞片都沾着暖光。

中国人最会在“闲”里做文章。有人闲时种花，不必名贵，几株茉莉、几盆绣球，晨起浇一瓢水，看花瓣上的露珠滚来滚去，便觉得日子有了颜色；有人闲时煮茶，泥壶粗碗也好，山泉新汲也罢，水沸时“咕嘟咕嘟”响，茶香弥漫，把心事都泡得软软的；更有人闲时逛市集，不买什么，只看油盐铺的老板称重时戴子晃啊晃，看卖花女把鲜花插满花篮，看老匠人蹲在街角磨剪刀，“沙沙”的声响里，时光就慢得能看见影子。

闲是需要底气的。不是腰缠万贯后的颐指气使，而是懂得“够了”的智慧。好比吃茶，第一口浓烈，第二口甘醇，第三口便淡了。真正的闲，是喝到第三口时，还能品出清水的清甜。世人多追“忙里偷闲”，却不知“偷”来的闲总带着仓促，不如把心放宽些，让闲成为一种活法。忙时认真忙，耕读劳作也好，案头笔耕也罢，都当作是给闲攒些底气；闲时安心闲，观云听雨也好，蒔花弄草也罢，都当作是给心留片空地。

老街有位匠人，终日坐在门槛上编竹篮。竹条在手里翻飞，编一会儿便停

下来抽袋烟，看路上行人往来。有人催他：“这般慢工，何时能攒够钱？”他笑：“急什么？竹篮编太快，缝隙大了装不住东西；日子过太急，心空了装不住欢喜。”这话听着寻常，却道破了闲的真谛，闲不是偷懒，是给生活留些“缝隙”，让阳光、清风、甚至偶尔的细雨都能进来，让日子有了呼吸的余地。

如今大家总说“内卷”“焦虑”，不过是把自已困在“必须如何”的牢笼里。你看那江上的舟子，顺风时张帆快行，逆风时便泊岸歇脚，看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听欸乃一声山水绿。懂得顺应天时的人，才会在忙闲之间找到平衡。就像庄子说的“虚室生白”，心里空明了，才容得下生活的百般滋味。

闲也是要讲趣味的。趣味不在物贵，而在情真。少年时折根狗尾草编小兔子，成年后捡片落叶夹进书页，老来坐在藤椅上看孙儿追着光斑跑。这些“无用”的小事，恰恰是闲的灵魂。人若只知追名逐利，便像被线牵着的木偶，看似风光，却失了自己的手脚。不如学那陶潜“采菊东篱下”，未必真要东篱，心里有片菊园，何处不是南山？

说到底，闲是一种心境，是对生活的温柔以待。忙时不慌，因为知道闲时的清福要靠认真来换；闲时不懒，因为懂得清福里藏着对日子的珍重。就像此刻，案头茶凉了半盏，窗外的风掀起书页一角，我不必去追那页书，只任它停在有阳光的地方。这片刻的散漫，便是我寻来的“闲”，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，像一尾鱼，在时光的溪水里，轻轻摆了摆尾。

如此，便好。

五彩地絮语

直路，未必是最快捷的路

程应峰

在路上，驾驶人都会遇到的事情：堵。倘若不赶时间，堵就堵点吧，也没什么；倘若有重要的紧急的事情要办，卡着时间赶路，堵，就是一件令人揪心烦恼的事情了。

赶时间又遇上堵，最好的化解方法就是绕道。除非你的座驾在车群之中，出不来，但只要有可能从车流中分离出来，绕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
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：一天早上驾车上班，挤在车流中，在红绿灯路口左等右等，等了五六个红绿灯，车子依然像蚂蚁一样只是偶尔动一下，没有多少明显的动静。打开车窗一瞭望，十字路口有几台铺路机和一大帮工人在忙着铺路，空出窄窄的一侧让车流通行。看来，要从这个路口通过，还得等好长时间。

绿灯再亮时，我不再跟着车流前行，从右侧车道驶出绕行。虽然绕了近一倍的路程，但并没有误时误点。

由此看来，直路，未必是最快捷的路。弯路，未必一定就是耗时的路。最快捷的路，装在一个人的心中，重要的，是要学会因事因地适时调整。

延伸来说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遇事 的应对方式不同，效果可能是大不一样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某国政府为清理一项雕塑工程扔下的废料，向社会广泛招标，但好几个月过去了，没人应标。一个犹太人听说后，来到工程现场，见到堆积如山的铜块、螺丝和木料后，未提任何条件，当即就签了字。

当地许多运输公司见状暗自发笑，因为在这里，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，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。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笑话时，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。他让人把废铜熔化，铸成小巧的维纳斯神像；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；把废铅、废铝做成

钥匙模。最后，他甚至把从雕塑上面扫下来的灰包袋起来，出售给花店，不到3个月时间，他把这堆废料变成了2800万元现金，让这堆废料的 价值整翻了1万倍。

在常人的眼里，雕塑的残留无疑是真正的垃圾，而在这个犹太人眼里，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。就像我那天驱车上 班，选择了绕行，反而能如愿以偿，快捷准时地抵达目的地一样。

可以说，遇事绕道而行，迂回前进，是一个智者的生活方式。“绕道”之道，就是换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，换一个方法去做一件事情，其结果也许会更加令 人欣慰。

只是，生活中，人追求舒适和享受的本能，让多数人不愿走遥远的弯路，而是更愿意去走最近的路，最舒适的路。他们或许知道，最短的路未必是最快的路，但他们还会一味舒适地走下去。

其实，绕道而行并不意味着知难而退，也不意味着放弃，而是换了一种思路，以豁达的心态，审时度势，去获得最好的成效。

有一句话说：“从狭窄开始往往走出宽广，从宽广开始反而走向狭窄。”是的，从长远考虑，选择狭窄曲折的路也许更为明智，因为走那条路的人相对要少，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，而容易出成绩。相反，开始好走的路，走的人也多，最后路反而越来越窄。

人的一生，总会面临很多这样的选择，是选择一条车少人稀的远路，还是选择一条宽阔拥挤的近路，这种选择足以考验每个人的认知。

要相信，只要路是对的，就不必惧其遥远；只要认准是值得的，就不要在乎风雨沧桑。人生的弯路，有时候，未必不是能够让你如期抵达的“直”路。



夏日情怀

徐金陵 摄